

生活語絲

吳康民

我想，是時候為我的這個家族，寫一篇家史，讓子孫後代知道，因為我的兩個哥哥已經去世，弟妹們也許並不知道我家幾代人的來龍去脈。我家是無產階級，父親沒有什麼遺產，我也沒有多少積蓄，有的只是長年積下的郵票，和少量其他的收藏品，如書畫之類，但也值不了多少錢。

我的祖父是前清的一名「廩生」，說是比「秀才」高一點，但我沒有見過他，因為我出生時，祖父已經去世。祖父有三房妻子，按照《大清律例》，是允許的。但我兒童時期，只見過祖父第二房妻子，叫三祖母。父親是二房所生，共有三個兒子，二叔和三叔都是在父親帶領下，參加上世紀二十年代的「大革命」，在戰場上犧牲了，所以我家也算是「烈屬」，但在蔣介石反共的時期，我家卻是「共匪」的家屬，我爸是逃脫蔣介石通緝的逃犯。我才滿幾個月，便隨父母逃避國民黨通緝而到達暹羅（即今泰國）。當年老父遠走泰國，並不是消極的逃跑，而是去泰國的華僑中「鬧革命」，後又被泰國當局逮捕，遞解出境。本來該是遞解去汕頭，如再入國民黨政權的手裡，那就沒命了。好在先母有本事，要求暹羅僑領用錢賄賂軍警，方才轉遞解來香港，因此我的兒童童年時代，是在泰國和香港度過的。

直到抗戰初起，國共第二次合作，國民黨對先父的通緝才告取消，先父於是追隨黃琪翔部隊參加抗日戰爭。抗戰當中，父親又到普寧參加鄉賢翁照垣領導的工作，曾任第十二集團軍少校幹事，但抗戰勝利後再度來港，辦力群學校，出任校長，該校實為當年「革命據點」。

解放前夕，赴潮梅游擊區，汕頭解放，進入市政府工作，後官至汕頭市副市長，並受省委統戰部委託，出任民革汕頭市主任委員。

家母早逝，因貧病交加，終年才三十八歲。家父過了七年才續弦，繼母仍健在，現年九十六歲，繼母也有四個孩子，即我有四個兄弟。

琴台觀察

彥火

陳映真逝世，來得並不突然，他十年前腦中風，迹近植物人，一直在北京醫療。他是中國作協的榮譽副主席。

他的夫人陳麗娜對他不離不棄，在病榻前守三千六百五十個日子。

十年病榻纏綿，映真撒手而去，於他及家人來說，都是一種解脫。

話雖然是這樣說，內心還是很傷感的。

對他的感受是太強烈了。這種感覺，還不

悼映真

光因為一九八三年與他一起參加「*Wen*」——美國愛荷華寫作計劃，相處了三個月。三個月之後，去台灣探望他和他來香港找我，已不

光是「同學」，還是好朋友了。

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。

我相信，當我們在美國中西部小城愛荷華相遇時，他肯定對我感到失望。

相對他來說，我更像當年香港人，患上政治冷感病，即使不至於此，起碼也是不冷不熱的溫和派，與他的慷慨激昂、揮斥方遑言行，是何等的天壤之別。

不管怎樣，他具有的好學和與時俱進的精神，一直感染著我的。

我於一九八四年、八五年在美國紐約大學攻讀出版管理和雜誌學期間，他寫來了一封長信，開了一長串書單，要求我為他蒐集一批西方出版管理的書籍，包

天言知玄

楊天命

有關注天命 Facebook 專頁的讀者朋友，一定早已知道運程書已經出版，然而最近我卻不知是喜是憂，因為書中的預言似乎等不及一般，爭先恐後地在現實出現了。

預言成真，為何會不高興呢？皆因這些預言本身，並非什麼好事。我曾不止一次提到過，假若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，將會提前敲響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喪鐘。近日便有新聞報道，據說美國似乎已部署了四百個軍艦、核武器和轟炸機的基地，意在圍堵中國。據紀錄片和新聞報道，這樣的軍事規模，已被稱為可能發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戰。

雖然目前還沒有真正爆發，我也非常希望局勢能扭轉，但無可否認的是，我們的世界已經在走下坡路了。近日，著名物理學家霍金向全人類發出警告：我們正處於最危險的時期。他公開發佈的文章題目就為「This is the most dangerous time for our planet」，指出英國脫歐、特朗普上台之後，我們不能因此就被這些事件牽著鼻子走，我們要警惕起來，環境問題、科技帶來的負面影響，足以毀滅地球，然而我們卻暫時沒有任何技術可以阻止地球走向滅亡。

擋不住的預言

其實與之相似的觀點，天命的運程書也有提及，或許論述未必有霍金先生說得詳盡，也並沒有科學家的遠見，但大致意思相差不了。人類啊人類，我們發明了無數種方法來破壞地球，卻沒有能力保護它，這難道不是在自掘墳墓嗎？如果戰爭真的爆發，隨之而來的動盪，以及戰亂對自然環境、社會的進一步破壞，最終受害的，會是誰呢？

這些擋不住的預言，是否真的會全被天命不幸言中？親愛的讀者朋友，沒有誰會希望大家走向滅亡。我真心希望人類能夠清醒，團結起來，對抗命運判下的預言。

括怎樣做出版計劃、出版市場調查、出版管理、行銷管理及裝幀設計等等。

一把年紀，還那麼好學不倦，委實教人動容，我利用課餘時間，跑了好幾家書店為他購一批書寄去。在信中，他還諄諄叮囑我「一定要努力用功」，現在想起，不無汗顏，相對他來說，我真是疏懶得很！

他的一生，從來沒放棄對理想的追求。

美國作家丹納·海恩斯(Dana Hays)說：「一個

人提到理想，必然充滿感情，他會想到流露真情的那種縹緲美麗的夢境。」

陳映真長懷美妙願景，而且一直憧憬著，所以他能煥發出極大熱情和魅力。

一九八三年十一月，臨離開愛荷華，他特地為我寫上以下一段話：

為了中國文學寫作環境的民主、自由和解放，

為了中國文學創作品質的豐富、提高和縱深，

讓我們謙卑而堅定地做出我們應做的貢獻！

他說這段話讓我們共勉，其實是師長的敦促。

歲月不居，當年的小潘（他給我的信，都以「小潘」稱謂）已幡然變成老潘了，但是，我在心底裡答應他，我會繼續努力的！

（「我與陳映真」之一）



1984年秋作者與陳映真夫婦攝於聶華苓家。作者提供

鄴城故事

在我已經忘記了西門豹是誰的時候，他突然又出現了，而且是和曹操一起來的。

導遊提起「西門豹治鄴」，印象模糊地想，是自己的小學課本或是陪孩子讀書時看的？一直以為是傳說呢！故事倒是印象深刻。「公元前412年，西門豹被魏文侯任命鄴令。西門豹抵鄴一看，人煙稀少，滿地荒涼。後來了解鄴地百姓的苦惱，一是漳河氾濫，沖毀民居和田地，生活艱難。為不讓漳河氾濫，巫蠱建議為河神娶婦，家有女兒的人為河神娶婦擔驚受怕，紛紛外移，鄴地人口逐漸減少。巫蠱和廷掾及三老等人，強跟百姓斂取數百萬錢，說為河神娶婦用，確實用去部分錢，其餘的私自瓜分。巫蠱還到百姓家選漂亮女孩當河神的媳婦。娶親日讓女孩坐漂浮物上，直至沉入河底。西門豹在河神娶親這日到漳河邊觀看，儀式即將開始，他命令將河神的新娘帶來，看一眼後嫌新娘不漂亮，『待找到更漂亮的新娘再送給河神吧。』下令巫蠱去告訴河神，說完令隨後把巫蠱扔進漳河裡。過會兒，西門豹說：『怎麼去了這麼久還回不來，讓巫蠱的女弟子去催促一下吧。』便將三個女弟子投進河裡。再不久，西門豹又說：『這些女人不會辦事，還是麻煩三老去一下。』又將三老投入漳河。再等會兒，仍沒人回來，西門豹建議『還得勞煩廷掾、豪長去一下。』已經害怕得要命的廷掾、豪長即時叩頭如搗蒜，直至滿面是血，從此河神娶親風俗就免掉了。」

讀的時候，完全沒想到有天會站在鄴城的土地

上。午餐後出門前看行程表上寫「赴臨漳」。上車後才曉得原來臨漳古時稱鄴，西晉為避諱皇帝司馬鄴之名，改臨漳，因北臨漳河得名。

早有聽說南京是六朝古都，而這曾為曹魏、後趙、冉魏、前燕、東魏、北齊都城的鄴城亦不遑多讓，起碼應和南京齊名才是，鄴還是中國北方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軍事中心長達四個世紀之久，遠在海外的作家竟然毫不熟悉。趕緊重翻行程表，才注意到「赴臨漳，考察臨漳鄴城遺址——鄴城博物館」。

遇見美，往往叫人情不自禁，在車上遠遠看見博物館大門外的廣場上，以黑金沙石板飾表的前燕時期半人面瓦當飾件，按1比50等比放大在照壁牆上時，抑止不住站起來致敬。下來又看到這略為詭異、造型獨特半人臉旁邊鐫刻的對聯「史越千秋文承一脈，館藏萬象霞接三台」，未進入博物館，已深刻感受到鄴城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。

中午是在安陽吃午餐，對着漢魏風格的餐具讀數過一回，車子上了博物館道路時，街燈造型亦以漢魏風格呈現。眼前莊重古樸、簡潔利落的鄴城博物館外形乃仿鄴南城的正南門朱明門而建，屬漢魏時代典雅大氣的建築風格。一邊攝影，一邊走進城門，再次為黃沙岩建築的六面巍峨壯觀、氣勢非凡的浮雕牆震撼。六面牆代表鄴城的六個朝代，展示的是曹魏都鄴、石虎閭閻、冉閔都鄴、慕容三傑、東魏高乾、北齊高洋等，正是鄴城為六朝古都時的重要人物和事件。

人在海外，缺老師指導，故沒機會有系統性閱讀中國歷史，這下發現，從小胡亂翻閱的書中人物，原來都聚集到這兒來等待見面機會。兩座仿漢闕建於兩側，還有六根成語景觀柱建在水池中。成語內容為「竊符救趙」、「曹沖稱象」、「下筆成章」、「文姬歸漢」、「快刀斬亂麻」、「空城計」的故事，全是戰國時期的著名歷史，而且都是和鄴城緊密相關的故事，這體現了邯鄲確實是成語之都。

成語柱子的水池裡，象牙白、粉黃色和紫紅色的蓮花，各自一叢叢地，似相連實分開，在陽光下昂揚挺立開得正好，夏天原本就是蓮花盛開的季節。

進入主館，單是一個擺在中央的「鄴城復原沙盤」便叫人目瞪口呆，張嘴結舌。沙盤是根據歷史文獻資料和鄴城考古隊近30年的勘探成果製作，展現當時鄴城內廓城的全貌及部分外廓城。文獻記載鄴城的建築形制是曹操時代訂下的規劃，「中軸對稱、單一宮城、明確分區」。後來的唐宋洛陽城、長安城，元明清時期的北京城莫不沿襲於此。

《三國演義》的一代英雄曹操，佔據鄴城16載，成就了統一中國北方的偉大事業。親臨鄴城方知曹操的智慧使臨漳鄴城享有「三國故地、六朝古都」之美譽，同時被命名為「中國古代都城建設之典範」。在2009年12月27日之後，世人才曉得曹操和鄴城關係有多密切！那一天，三國魏武帝曹操高陵在邯鄲安陽縣安豐鄉西高穴村宣告出土。有關曹操陵寢，文獻記載於《三國誌·魏書·武帝紀》中「謚曰武王。二月丁卯，葬高陵」。關於高陵，宋代以來，有七十二疑塚之說，包括許昌城外說、漳河底說，還有銅雀台下說等。

自古以來，中國帝王講究厚葬，最為著名的是西安秦始皇陵，兵馬俑一出土即震驚全世界。漢

武帝把人民朝貢賦稅的錢三分之一用來修建自己的陵墓；唐太宗昭陵更是堂皇宏偉，「不異人間」。與眾不同的曹操不建豪華大墓，更無金銀珠寶陪葬，入殮時身穿補過的衣服，亦有人說曹操選擇薄葬是擔心陵墓被盜，借此獲得死後的安寧，然而，我認為這種薄葬方式展現了曹操非凡的氣度，不愧為一個文武雙全的政治家、軍事家、文學家和詩人。當年曹操統一了中國北方大部分區域，實行一系列政治策略，恢復經濟生產和社會秩序，奠定曹魏立國的基礎之外，鄴城當年也是文學之城，以曹操、曹丕、曹植父子三人為代表的建安文學，史稱「建安風骨」，叫後人稱頌至今。

倘若僅把曹操看作奸雄之首，那未免太浮於表面。史家說曹操「御軍卅餘年，……登高必賦，及造新詩，被之管弦，皆成樂章。」今學者也說曹操的詩反映了新的現實，表現出新的面貌。凡讀過必留下深刻印象的《短歌行》：「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慨當以慷，憂思難忘。何以解憂，唯有杜康。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但為君故，沉吟至今。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蘋。我有嘉賓，鼓瑟吹笙。明明如月，何時可掇。憂從中來，不可斷絕。越陌度阡，枉用相存。契闊談宴，心念舊恩。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。繞樹三匝，何枝可依？山不厭高，海不厭深。周公吐哺，天下歸心。」重抄一遍絕對不是為了拉長文章，完全是被詩所述，這叫人深信後人尋找曹操陵墓，是一種仰慕愛戴之心，極想和曹操說一聲：「粉絲我在這裡，來看你了。」

歷史如此悠久，故事那樣豐富，鄴城叫我重溫了何止西門豹和曹操的故事呢？鄴城博物館漸漸在車子後邊變成一個模糊的影子時候，人還在歷史裡沉溺。

鵬情萬里

趙鵬飛

上週獨自去長洲徒步，環着島上的登山徑，望北彌向方向前行。正走得累，眼前一大蓬高過人頭的芒草，枝幹窳窳隨風搖曳，映着遠處海面上的落日熔金，和不時掠過的海鷗，頗有幾份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的蕭瑟之美。後面走過的行人，忍不住驚歎，夕陽下的蘆葦好美啊。

蘆花勝雪

「這不蘆葦，是芒草，五節芒草。」我有些驚風景地失口應了一句。對方莞爾一笑，點頭示意。看來我的唐突冒失之舉，並未掃了別人的賞秋雅興。

孟子說，人之患在好為人師。總有人以為真理在手，動輒喜歡居「師」之尊訓導他人，以彰顯自我博學，這樣的人確有令人厭煩之處。不過，以我淺見，倘若對方理據充足所言不虛，不知者理當謙虛受教。畢竟，各人學識閱歷皆不同，他人肯主動以平生所學指點你一二，感激還來不及，何談厭煩之說。就譬如，我平常對植物有所留意，恰巧識得如何區分蘆葦和芒草，順口說出來並不為炫技，也不為妄自尊大，只是知之為知之、不知為不知之人之常情。聞話不多說，還是說回芒草和蘆葦。

蘆葦和芒草都屬禾本科，植株形態相近，不熟悉的人，自然不容易區分。據我所知，香港的山間濕地，以芒草居多。尤其是大東山一帶，芒草茫茫，隨風波動，光線柔美的時候，絕不會辜負一路崎嶇扛着設備來攝影的人。容我掉個書袋，僅就姿態而言，芒草跟蘆葦確有幾分相似。但如果在山坡、路邊、溪流、開闊的山地遇到的，大多都是芒草。因為蘆葦大抵都只生長在江河湖澤、池塘溝渠，還有連片的濕地之中。再有一個簡單的區別之法，蘆葦開花前，花穗呈淡淡的褐色，隨着花序逐漸盛放，顏色也跟着轉為輕盈的灰白；

在孫犁的筆下，最好的蘆葦出自白洋淀采蒲台。那裡的蘆葦和那裡的人一樣，有智慧，有大愛，亦有血性。日本侵略者的鋼刀架在了脖子上，他們面無懼色，捨了命保護對方，正如蘆葦一般，剛正中有柔韌，詩意裡有堅毅。

小說裡描述的场景，就是在用蘆葦編蓆子。北方人大都睡炕，家家炕上少不了鋪上一領蘆葦編的蓆子。蘆葦不僅拿來編蓆子，蘆葦的桿子用麻線密密結起來，建新屋的時候，苦在樑子上，再塗抹灰泥灰疊上瓦片，風吹雨打，可以住幾代人都不會生漏。我小的时候在鄉下，看人家娶親。洞房的屋頂，就是鋪一層白生生的蘆葦桿，宣淨齊整。洞房的炕上，一張油光光滑的蘆葦席，敞亮明淨。為了讓新人睡得舒服，在新蓆子鋪上炕之前，會用粗瓷的老碗扣在上面，反覆翻騰，以求把蘆葦席上的倒刺打磨乾淨。據說，有心地促狹的人，會故意在蓆子上留一些倒刺，讓享受新婚之夜的人，也嘗一嘗皮肉之苦。

想一下兩個新人炕上互拔蘆葦刺的畫面，倒也不失香艷。

琴台觀察

查小欣

王祖賢當年與張國榮合演電影《倩女幽魂》而奠定一代女神地位，雖然已息影十二年，移居加拿大，遠離大眾的目光，但她的一舉一動仍備受關注，好像她秘密回港，隨即被狗仔隊發現，並對她評頭品足，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她的容貌上，今年四十九歲的她，保養得不錯。

王父王耀煌是台灣前籃球代表，不幸患上胃癌，王祖賢早前專誠從加拿大返回台北陪伴老父。王父上月二十九日病逝，享年七十八歲。日前舉行告別式，潛心向佛的王祖賢一早雙手合十到靈堂打點，表情哀傷，她的舊愛齊秦也有送上花籃致哀。

戴上墨鏡的王祖賢，皮膚緊緻白晢，比起不少現役青春少女更有明星風采，大家都關心她會不會復出，告別式完成後，王祖賢接受台灣傳媒訪問，她感激地說：「謝謝大家，阿彌陀佛，爸爸很自在，他學佛吃素，知道佛教講的業，沒有痛苦。」她接著哽咽地說：「謝謝這些年我不在娛樂圈，但是大家都未曾忘了我。愛我的小夥伴們，不要相信不實的報道，好的，不好的我都唸佛回向。」

問她是否會復出時，她答：「我接下來的重心就是在加拿大潛心學佛，多陪家人。我已經把最好的留給觀眾朋友及關心我的人，這樣就足夠了，那段時間我盡力了，把最好的一面留給大家了。」

之後，王祖賢隨靈車到火葬場，一路上不停拭淚。雖然學佛多年，亦知道爸爸沒有痛苦，但畢竟是摯親離世，如何看破仍會傷心，不過，她還可以保持冷靜，細意安排一切，叮囑助手不過場記者派發毛巾及吉儀致意。她又多謝到現場守候的台灣粉絲，並特意要求向韓國等各地粉絲轉達謝意，感謝他們多年來沒有忘記自己。

王祖賢天生麗質，身形高挑，加上氣質飄逸優雅，當今難覓這樣一位女神，她決定不復出，影迷固然失望，如果有電視台能打動她，請她出山做真人騷，肯定哄動。

王祖賢潛心禮佛拒復出

王祖賢當年與張國榮合演電影《倩女幽魂》而奠定一代女神地位，雖然已息影十二年，移居加拿大，遠離大眾的目光，但她的一舉一動仍備受關注，好像她秘密回港，隨即被狗仔隊發現，並對她評頭品足，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她的容貌上，今年四十九歲的她，保養得不錯。

王父王耀煌是台灣前籃球代表，不幸患上胃癌，王祖賢早前專誠從加拿大返回台北陪伴老父。王父上月二十九日病逝，享年七十八歲。日前舉行告別式，潛心向佛的王祖賢一早雙手合十到靈堂打點，表情哀傷，她的舊愛齊秦也有送上花籃致哀。

戴上墨鏡的王祖賢，皮膚緊緻白晢，比起不少現役青春少女更有明星風采，大家都關心她會不會復出，告別式完成後，王祖賢接受台灣傳媒訪問，她感激地說：「謝謝大家，阿彌陀佛，爸爸很自在，他學佛吃素，知道佛教講的業，沒有痛苦。」她接著哽咽地說：「謝謝這些年我不在娛樂圈，但是大家都未曾忘了我。愛我的小夥伴們，不要相信不實的報道，好的，不好的我都唸佛回向。」

問她是否會復出時，她答：「我接下來的重心就是在加拿大潛心學佛，多陪家人。我已經把最好的留給觀眾朋友及關心我的人，這樣就足夠了，那段時間我盡力了，把最好的一面留給大家了。」

之後，王祖賢隨靈車到火葬場，一路上不停拭淚。雖然學佛多年，亦知道爸爸沒有痛苦，但畢竟是摯親離世，如何看破仍會傷心，不過，她還可以保持冷靜，細意安排一切，叮囑助手不過場記者派發毛巾及吉儀致意。她又多謝到現場守候的台灣粉絲，並特意要求向韓國等各地粉絲轉達謝意，感謝他們多年來沒有忘記自己。

王祖賢天生麗質，身形高挑，加上氣質飄逸優雅，當今難覓這樣一位女神，她決定不復出，影迷固然失望，如果有電視台能打動她，請她出山做真人騷，肯定哄動。

善用暖貼

冬天到，很多地方也開始賣暖貼，這是很好的人貨時機，因為過了秋冬，要找就去專門店，很多藥房都會撤貨。

暖貼有很多種，近年日本的暖貼形形色色，有不同溫度，又分直接貼皮膚或貼衣物；內地生產的則有艾草或薑，加了點藥效。別以為暖貼真的只是給予溫度，溫度隨之而來，是血氣，是能量。很多人不明白熱力的重要，所以會喝冰，所以生病仍然不穿襪，發燒或扭傷還要冷敷。溫度就是工作，冰水和熱水洗滌的功效大不同，因為關鍵在於熱力，所以暖貼實在不應只在秋冬才發售啊！

暖貼的功用絕對不止商家所說的保溫、舒緩痛症。大家常用的包括處理經期痛，或肌肉疲倦，其實運動後有痠痛或扭傷，也可以熱敷，切忌冰敷，因為血氣帶來修復，可能短暫令肌肉更腫，但反覆熱敷就會康復，不似冷敷般停止了細胞修復的工作。雖然會很快痊癒，但長遠來說會變舊患，到時候再醫便很困難了。

近來日本的暖貼有新產品，就是生產溫度低一點的暖貼，給人貼頸或當作暖罩，可以令使用者快點入睡。原理就是令頸項及腦幹溫暖，或者眉心、頭部血氣足，就有入睡的力量。沒錯，每一項功能包括休息的能力，也是需要能量的，所以患抑鬱症的病人才會失眠。我們很喜歡把暖貼貼在腎俞及關元，可以補充能量，令人不易疲累。上班緊張的一天，若能貼着，也會較精神。此外，最好就是生病時用，感冒貼着背部（肺俞），頭痛貼在枕頭，敷着風油，肚痛時敷胃部；便秘時敷底椎；若有任何不舒服但要外出的話，就放兩個暖包在腳底，都十分有效。

當然，在家用暖水袋或插電暖水袋就更環保。若有高血壓者，害怕的話就敷心臟以下任何位置便可，如浸溫泉的道理。

小小的暖貼，能活用的話則可成就大用。